

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1 年度人才创新工作
“西海固作家”培养工程项目

成果

文学西海固

主编

尹文博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对于西海固，一株小树都是重要的，一滴雨同样弥足珍贵，一朵桃花也飞扬着春天的诗意。

文学的西海固，是一垄柠条的迎风而立，是一片雪原的肃穆，是一条溪流的喧响，是一声春雷的震撼……

湛蓝的天宇下，西海固，文学如汪洋般恣肆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西海固 / 尹文博主编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80764-692-1

I. ①文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宁夏 IV. ①I218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3972 号

文学西海固

尹文博 主编

责任编辑 柳毅伟

封面设计 李 方

排版制作 王 虹

责任印制 刘 丽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yrpubm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08356 印数 1300 册

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0764-692-1/I·13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中共固原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 马金元

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固原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。市委、政府始终把培养文化人才、建设“文化固原”作为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一个重点,放在重要位置谋划,倾注大量精力推进。特别是近年来坚持以项目化、产业化、板块化模式推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,对“西海固作家群”的培养开发给予了高度的持续的重视、关怀和支持,为这支文化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坚强保证。

今年初,经过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组织部的大力争取,我市“西海固作家”培养项目被列为宁夏 2011 年度人才创新项目,给予资金扶持。项目实施以来,市委组织部和市文联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要求,精心编制每一个子项目实施细则,认真组织开展每一项项目建设工作,组织动员全市作家、诗人广泛参与,实现了项目设计目标。在全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、着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,作为该项目的成果,《文学西海固》即将出版发行。这是值得庆贺的。

文学是以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,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。无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还是戏剧,都具有社会性、民族性、阶级性和真实性。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认识作用、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。这三种作用的共同表现,就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。编辑出版《文学西海固》的主题内涵在于此,现实意义也在于此。

作为 2009—2010 两年来西海固作家、诗人的最新成果,《文学西海固》是丰硕的,也是厚重的。其中所入选的作品,有很多都是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这些国内知名大刊上发表的,有许多作品也曾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选载过。

仔细地阅读这些作品,就会发现,西海固文学所要表达的,其实就是作家、诗人对西海固这片热土孕育的团结奋进、自强不息、百折不挠、勇攀高峰“六盘山精神”的深切感悟,是对当地干部群众塑造奋发有为、敢为人先、开放包容、勇于创新、激

情干事新形象的深切感悟,是对西海固人向真、向善、向美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深切感悟。将这种心灵深处的感悟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,其所产生的塑造人、鼓舞人、教育人的力量是无穷的,深远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西海固作家和诗人对艺术的孜孜追求精神、对建设“文化固原”所做出的贡献,值得让人敬佩,应当充分肯定。

西海固作家和诗人,通过自己艰辛而快乐的艺术劳动和创造,将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变成了文学的西海固、诗意的西海固,让外界改变眼光重新审视西海固,也让西海固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。

感谢西海固每一位作家和诗人。也祝愿西海固作家、艺术家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,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。

天开文运西海固(序二)

冯剑华

在宁夏,我去的最多的地方,当数西海固了。十多年来,基本每年都要去一至两次,有时甚至是三次。

吸引我的注意的,牵着我的脚步的,不单是那里独特的山川形貌,也不单是那里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,更是那在穷乡僻壤间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文学之星——西海固作家群。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,在这样一个号称“苦甲天下”的地方,西海固作家群的出现,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,贫困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,成为西海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西海固作家群,作为一种文学现象,早已得到大家的认可,受到区内甚至全国文坛的关注。在一个地区如此密集地涌现出一群作家,在全国也是并不多见的。

西海固作家群,首先是人数众多。据不完全统计,这些年活跃的作家有近二百名;其次是作品多,也是据不完全统计,近五年来,发表在国内各类报刊上的作品有近两千件之多,而且其中不乏优秀作品,在自治区历届文学评奖中,西海固作家的作品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而宁夏两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石舒清和郭文斌,都是从西海固走出的作家。来自西吉的一容,也捧回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春天文学奖。在西海固的作家中,写小说的古原、李方、火会亮、李义、杨友桐、马存贤、陈彭生……还有后起之秀的马金莲;写诗歌的有王怀凌、单永珍、梦也、虎西山、冯雄、杨建虎、郭静……还有英年早世的左侧统;更有钟正平、武淑莲、倪万军、马晓雁等一批时刻关注着西海固作家群、为西海固文学鼓与呼的评论家……

西海固的作家们,为宁夏文学奉献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,他们是宁夏文学的中间力量,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西海固文学撑起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。

西海固的作家们,坚守着文学的精神,他们守望着故乡,守望着这片精神的家园。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,令人肃然起敬,他们的刻苦与努力,使这里佳作迭出。

而来自领导的支持,也是西海固作家群得以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。“西海固文学

研讨会”、“西海固诗会”、“西海固作家作品研讨会”……吸引着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编辑家们，李敬泽、雷抒雁、叶延滨、韩作荣、叶广岑、毕飞宇、王占君、贺绍俊、冯敏、彭学明、叶梅、白桦、李建军……一时间，小小固原城里，群贤毕至，名家云集，盛况空前。讲座、交流、交谈，通向外界的大门打开了，走出去，遂成西海固作家群的必然，因而，西海固的作家们，当永记既是领导又是朋友的市委和文联的历届领导们。

自身的努力，领导的支持，内外合力，上下同心，事怎能不成？！

若干年前，与几位文友走湘西，在一个县城外的石山上，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“天开文运”。

我把这几个字送给西海固，作为对西海固文学，对西海固作家群的祝愿：

天开文运西海固。



冯剑华 1950 年出生，安徽太和人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宁夏文联副主席，《朔方》文学月刊主编，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多篇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等刊物发表，并被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转载。散文《鹊雀为邻》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次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；《西北二题》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。多年来，致力于宁夏作家群的培养，为宁夏文学的梯队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目 录

小 说

韭菜坪	石舒清 / 001
寒衣	郭文斌 / 012
南铺故事	火会亮 / 025
一路奔跑	了一容 / 047
蝴蝶瓦片	马金莲 / 061
马铃薯	李 义 / 081
遍地鲜花	杨友桐 / 091
本命年	李继林 / 110
早春的蝴蝶	竹 青 / 118
脸面	殷 高 / 129
一个兵	李 方 / 141

散 文

似水流年(外二篇)	古 原 / 153
时间草稿	韩 聆 / 158
清澈的琴音(外一篇)	杨风军 / 165
或可触摸的生命之河	李 敏 / 170
你不能忘却村庄	程耀东 / 175
我的田园生活	刘汉斌 / 180
黑夜里的万家灯火(外一篇)	林 混 / 183
厚土	马江驰 / 189
村庄的秩序	王玉玺 / 192
站在树上看村庄	田 鑫 / 195
腊月农事忙	蔡文刚 / 201
想念那些唐诗里飘来的雪	高丽君 / 203

感受月	赵炳庭 / 208
柴火	刘向忠 / 210
挑水的日子	马晓忠 / 214
错过花期	咸国平 / 216
驮梦	张银江 / 219
又见山花开	李 军 / 222
雪袜	魏国营 / 224
蜂题	苏小桃 / 226

诗 歌

风吹西海固(组诗)	王怀凌 / 228
向西的道路(组诗)	单永珍 / 231
守住词语的温暖(组诗)	杨建虎 / 235
留下一把种子(外四首)	红 旗 / 237
火车穿过萧关(组诗)	郭 静 / 239
在龙头(外二首)	雪 舟 / 241
背负闲云(组诗)	王佐红 / 243
关山印象(外二首)	李兴民 / 246
走进三月	武碧君 / 249
我想(外一首)	张家传 / 250
土豆·生活(组诗)	樊文举 / 251
西海固的水(外三首)	刘 岳 / 253
童年记忆(组诗)	刘天文 / 255
诗三首	刘汉立 / 257

评 论

宁夏作家创作倾向研究	武淑莲 / 259
从西海固文学看西海固文化现象	倪万军 / 264
论马金莲小说中的女性关怀意识	马晓雁 / 270
《白盖头》的美学亮彩	马天堂 / 276
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呐喊	王武军 / 278
编后寄语	尹文博 / 281

小说

韭菜坪

石舒清

石舒清 原名田裕民，男，42岁，回族，现为宁夏文联一级作家。中国作协全委。已陆续发表小说、散文百余万字。短篇小说《清水里的刀子》获《小说选刊》奖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清洁的日子》、《黄昏》分别获得第七、第八届《十月》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果院》、《低保》获《人民文学》奖等；有作品译为法文、日文、俄文等。



韭菜坪拱北的丁义德老人家归真前半个月，我去拱北上见了他一面。老人虽是德重一方的教主，但因与我家有亲戚关系，我的二姑嫁与了他的一个侄子，他是出家人，偶尔回家的时候，就住在二姑家里，视姑父如同家人，所以我和他的关系除了教主和教民一层外，也还有着家常随便的一面，说得更深些，我们两家可算是世交，这也是两家能结为亲家的原因。我父亲的记事本里还记着一条，说他结婚的时候，母亲一方要两丈青绒，那时候日子都过得紧巴，爷爷又在劳改队上，父亲左挪右借，弄到丈二青绒，还差着不少，节骨眼上，正是丁义德爸爸（父亲的记事本里如此称呼）拿来六尺青绒应了急。他当时已经是当不成教主了，拱北也给拆毁了，他回到二姑家里被监督劳动。他不是个出家人么？于是队里就张罗着要给他说明媳妇。仅这段往事就可以写出不少的文字来。然而我如今还不打算写这些，我只是要说，因着世交和亲戚的缘故，我不像一般教民那样称他为老人家，我叫他爷爷。加上知道他对读书人有些偏爱和看重，我也不像有些虔诚的教民那样，一见他就跪下来道色俩目，我给他老人家道色俩目的时候，与给普通人道色俩目并无二致，他从不以为忤。我才知道那些跪在他面前的人只是他们自己愿意跪而已。

我大概有半年多没见到爷爷了，想不到他让疾病给折磨成了那个样子，就像一

床棉被给掏去了芯子。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,更像是一个修行者了。他端坐在椅子上接受我的看望。我禁不住失声痛哭。直到这一刻我才掂量出他在这伙人心里,有着怎样的分量和情谊。爷爷扶着病体坐在竹椅上看我的样子,我这一生都难以忘记了。旁边有人偷着拍下了老人的照片,我把这帧照片拿给几个我所愿意的人看,他们当然都不认识爷爷的,我就让他们猜测老人的身份,他们的猜测让我由衷的欢喜和欣慰,他们说:看样子这是你们的……

我原本打算看过爷爷就走,拱北上人来人往,也没有可以安住的地方,加上我毕竟还是有着一份工作的人,虽不坐班,时不时还需在单位闪闪面的。但是有几个人劝我既然来了,就别急着走,老人家这样的情况,肯定有些需要记录的东西的,你不是咱们的知识分子么?你来记录最合适了。因是当着丁义德爷爷的面这样说,而且我看出爷爷似乎也有这样的意思,我就留了下来。我离开爷爷的时候,侍候的人安排说,田记者你先去休息,老人家要说啥我们随时来叫你。他们都叫我田记者。说来我这个写小说的沾了不少记者的光。说记者他们会明白的,而且显得风光,说是写小说的就让人费解了。

拱北上虽然房子不少,但是非常时期,住房显得紧张。来探望丁义德爷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即来即回,但是每个房子里还是挤满了人,白天犹可,人们还可以在院子里,夜里就都集中到屋子里来了,听说不少人只能是坐着睡觉。拱北上的保管,一个屁股上带着一大串钥匙的人,调配了大半天,才给我弄出一小间房子来,理由是田记者要帮老人家记录东西,因此上不能干扰,需要安静。这一理由让我十分的感觉不安。其实我可以和人同住的。但是说出来又怕拂了保管的好意。他为了给我弄出这一间小房,跑东跑西,出出进进,头上的汗都急出来了。我于是就住进那小房子里去。房子很小,里面盘着一面通炕,我算了一算,如果是挤紧着睡,可以睡四至五人。地上有一张桌子,简易又干净,不知是原本就有还是专为我准备的。我到底还是清静惯了,轻轻地插上门,听着院子里很多的人声和脚步声。我不知道我在这里会呆几天,不知道爷爷会让我记录一些什么。若真是要我去记录,一定是一些很要紧很新异的东西吧。一个教主在其最后的日子会留什么话或者交待,我还是很有一些期待的。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喊着开饭了,他好像向几个方向喊着,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。拱北上我不是第一次来,有些情况还算了解的,譬如吃饭,就是到了开饭的时候,一个人站在门口喊大伙来吃。都是自己舀自己吃,自助,没有谁给你端来的。我不来拱北好几年了,原来的两个厨师我倒认识的,不知更换了没有。我想着去不去吃饭。饭总还是要吃的,拱北上,大家未必都认识,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互不认

识的。矜持不必，客气更是多余。我就去吃饭了。出门时才发现原来保管并没有把房子钥匙给我。想着去不去找他要。吃饭的人真多，吃舍饭似的。大家各自拿了碗筷蒸馍，排队到锅前盛菜。很大的锅，一头整牛也煮得下。这么多吃饭的人，厨师需要多少呢？我在人群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厨师，几年过去，他还是老样子，连围裙好像也没有换一下。和许多人站在院子里吃过饭。我就到小房子里去，却发现门开着，我出来时记得将门带上了的。到门前，就听得里面有人声，是保管的声音，正在给谁不停地表达着歉意。意思是说你们都是贵客，远路风尘地来了，又没有个宽展像样的地方给你们休息，包涵着吧包涵着吧。我怀疑走错房子了，但显然就是这房子。我走进去时，就看见保管擦着额头上的汗给几个老人解释着，一共三个老人，虽也穿着朴素，但是一眼看得出，他们并不是我们这地方人。这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，而且我看得出他们不是甘肃人就是青海人。果然他们是几个青海人，这是保管介绍给我的，又把我介绍给他们。这时候我看出原来只有两个老人，另一人虽然胡须也盛，然而细看，却是个年岁不大的人，比我还要小吧。一双鹰眼，虽在温和时候，也显得咄咄逼人。我从几个青海人脸上看出，保管之前并没有给他们讲清这里住着人的。但是保管并不解释这些，他只是有些费劲地擦着汗，向炕上看着，好像在衡量着我们几个人够不够睡。炕上已经有着三套被子和枕头了。虽已较前多出两套，但按人头计，也还少着一套被子枕头的。保管看着炕上，忽然奇怪地笑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像是自己肯定了一个什么似的，说，这两天就是这情况，凑合凑合吧。他是看着炕上说这话的，并不看任何人。说着拉拉灯绳，好像检查灯有没有问题，又把炉上的水壶提起来，加两块炭，把串上来的火舌用水壶压住，就客气着点点头，擦着汗出去了。留下我们几个陌生人在这小屋子里。我在想着三床被子四个人，晚上应该怎么睡。

晚上我们是这样睡的，两个老人同盖一床被子，睡中间，我和“鹰眼”各盖一床被子睡两边。不需我劳神，两个老人就这样决定了。原来两个老人和“鹰眼”虽同属青海人，但是看来他们之间，不是很熟悉。对于上拱北的人来说，这是常有的事。这样的分配使我和“鹰眼”都感觉不安。然而两个老人说，不要再客气，他们两个是老连手，睡一个被筒筒觉得亲，分开了一个还想一个呢。因为大家还感觉陌生，因此只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了，也乐于听之任之，不多坚持，但是“鹰眼”还是不容商量的把枕头让给了老人，自己把大衣折叠了枕在头下。在这里，我还算是一个主人的，于是客气说，让客人们受委屈了。两个老人却是乐观得很。看来到拱北上能有这样的安排他们已经很知足了。是啊，拱北上不是旅店，不能以舒适为要求的。拱北上往往睡得早，一是因为拱北上历来有俭省的习惯，加之有一些宗教活动，需要凌晨三四

点就得从热被窝里起来，去净房沐浴，随众人上山。这也是我怕来拱北的一个原因吧。这里的人就是这样，许多宗教活动在星星落掉之前就干完了。我们刚睡下，一个老人就和我商量似的说可不可以关掉灯。灯绳在我这边的。我就关了灯。听到院子里还在忙乎。虽说拱北上总体就寝早，但是夜即使很深了，也总是能听到忙碌声，不知道是谁在哪里忙碌着，不知道他们是在忙碌什么。屋子里显得静寂，在这样的静寂里，人除了安心睡觉，好像再不必有别的事情。炕上睡四个人，已显得挤，能感到挨紧我睡着的老人尽可能地往那边挤着。我也贴近着屋墙，能感到墙的凉意。窗外的说话声和忙碌声似乎有助眠的作用。睡吧。但是我就要睡时，却听到两个老人像在被窝里蒙着似的，用低低的声音闲话起来。我是想听的。青海话我也听得懂的。我背身靠墙睡着，闭着眼睛听他们说话。似乎人闭住眼睛的时候，耳朵会显得灵敏。老人的私语声虽低，我还是可以依稀听进耳里。他们在说丁义德爷爷的事。原来早年宗教政策严峻的时候，爷爷去他们那里逃过难。其中的一个老人说，爷爷逃难的时候，一段时间，就住在他们家里，他们家给爷爷在草窠里搞了个地道，爷爷就在地道里躲避着。爷爷也还学会了青海话，学会了藏话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一次来了些人，不知怎么的，竟就搜到了草窠里。老人的父亲虽然是虔敬于教门的人，却也是胆小的人，吓得尿了裤子，当然他父亲的前列腺不大好也是尿失禁的一个原因，这就等于是打自招啊，就把爷爷从地道里搜出来了。因此爷爷后来逃难，就逃到新疆去了，很少再来青海，青海已经是不保险了。爷爷到新疆的伊犁后，又学会了维语、哈萨克语。在新疆爷爷待了有七八年，当过木匠瓦匠等。听说那里的人也是要让爷爷成家，一个出家人成什么家？爷爷就说，口里有家呢，妇人娃娃都在口里，一大家子人呢。这些谎实际上是不好撒的，很容易被拆穿。不知在新疆那些年，爷爷一天一天是怎么过来的。两个老人为此感慨唏嘘。我也不能平静。关于爷爷的逃难经历，这些年也是听过一些的，然而爷爷真的会说那么多语言么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好像他只会说老家话，普通话也没听他说过的。我想如果有适合机会，倒可以就此问问爷爷的，让他说两句藏语维语试试。我就担心时间有些逼促了，他已经给病成了这个样子。后来老人们又谈到一段往事，听得我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青海的后子河，是教门的一个发祥地，前辈子有一个教主，就睡土在那里。爷爷的师傅归真前，留了一个话给爷爷，让他在有生之年，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把后子河睡土的教主的金骨，迁去韭菜坪拱北上。这里人把教主的遗骨尊称金骨。师傅的遗嘱当然是最大的事情。然而爷爷的师傅归真不久宗教政策就紧了，实际上爷爷从受命当上教主就一直在一个逃难的过程里，这样子大概有二十多年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，宗教政策宽松时才渐好起

来。那时候韭菜坪拱北已经给拆毁了，爷爷也是东躲西藏，自身难保，但师傅的叮嘱他一直记着的。就是在那样的逃难过程中，爷爷开始了迁移前辈教主金骨的行动。他怕自己突遭不测，失了生命，那么这个事就没人做了。而失掉一己生命对他那样的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。他要抓紧时间，危险在所不计。爷爷偷迁前辈道祖的金骨，前后花去了有三年时间，他那些年逃难青海，真实的目的就在这里。每次潜去青海，他都要偷运一点道祖的金骨回来。他的内衣里缝制有大口袋，每次偷迁的金骨就装在那口袋里，口袋虽大，每次盛装的金骨却是不多的。只要身上带有上人的金骨，爷爷的行动就是诡秘谨慎起来。数千里路程，他不坐车，躲着人，白天睡觉，夜里赶路，从青海的后子河到宁夏的韭菜坪，爷爷走过的那些路一定没有第二个人再那样走过。就那样偷偷迁运了近三年，前辈上人的金骨运送得差不多了，只余了上人的两只手还没有运回来。爷爷把运回来的金骨埋在韭菜坪一个很秘密的地方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。大功将成，更须多一份耐心和谨慎了，间隔了有半年，爷爷才去取那两只手。已经散成了若干骨节，爷爷用线把那些骨节接连起来，戴项链那样把上人的两只手带了回来。这一来就算是完成了师傅的嘱托。爷爷从那个草窑的地道里被搜出来时，他已经显得坦然，不多牵挂的样子。青海的老人说，是爷爷自己从地道里走出来的，他出来时笑呵呵的，把前来搜他的人都搞得有些意外和吃惊。他的小便失禁的父亲一看老人家自己笑着走出来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巴掌打着自己的脸走出草窑去了。在静寂的夜里听着这样的往事，心情真是很有些异样。窗外的院子里，依然有说话声和脚步声传来，就像沉甸甸的糜穗被夜风轻轻拂动时发出的声音。这深静的夜啊。我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激动并养育着。老人好像说完了要说的话，或竟是累了，发出了时重时轻的鼾声。不知“鹰眼”听到这些了没有。虽是初次见面，我对他却有着莫名的好感。我觉得有那样眼神的人好像是不用睡觉的，睡也是睡不着的。夜黑深沉，看不到他睡觉的样子。窗上倒显出一种青白的亮来。窗帘高挽在那里，没有放下来。奇怪，我总是觉得窗前有人影。仔细看时却是什么也没有。再也睡不着了，我想着爷爷一次次怀着上人的金骨潜来韭菜坪的样子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，爷爷把上人的金骨当时藏在哪儿了呢？如果这两日爷爷唤我去做记录，会讲述这些么？会说几句青海话和新疆话么？夜静如瓮。爷爷此刻在干什么呢？睡了么？作为一个办教门的人，我知道历来爷爷的睡眠是很少的。我心里一惊悚，我忽然觉得好像是一瞬之间有好几个爷爷了，一个正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骨头了；一个趁着这厚重无际的夜色，正从青海后子河的拱北里小心地捡取着上人的金骨；而另一个已取得了金骨，就装在他内衣的大口袋里，他已悄然出现在韭菜坪某一隐秘

的角落，正四处寻找着可以埋金骨的地方，随着他的走动，身上隐隐发出碎骨相碰的声音。睡不着了。心异样地跳着。我忍耐着才没有坐起来。

等我渐有睡意，好像刚刚迷糊着，就听到了拱北上的喇叭声。拱北上的喇叭响起来时，就说明时间已不早了。喇叭里照例是赞圣的声音。深夜里听这声音，真好像是从天上传下来的。到拱北上就得守这里的规矩，不能睡懒觉了。我打着呵欠爬起来拉亮灯，发现炕上已只剩了我一个，那几个青海人已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，被子已经叠好在那里。我赶紧去净房里洗小净，许多的汤瓶被齐整地摆在汤瓶架上，一一显出被用过了的样子。这是看得出的，瓶盖周围都湿着的。难道我是最后一个起床的人么？等我洗过小净上山点香时，天上的星星沉甸甸的低垂下来，好像要落满四围那些黑魑魑的山头。不少人已经点完香，下山来了，听到他们的咳嗽声在夜色里传来。我赶紧袖手躬身，沿着那条盘山小道，向山上去。要是山上余下我一个就坏了。虽说山上是上人们睡土的所在，不必害怕，但只余我一个人时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的。我疾步走着，同时听得小道两边，满山的松树发出宏阔而又神秘的夜声，好像和满天的繁星有着某种呼应似的。

青海人大概已经返回去了，再没有见他们到小房子里来。炕上依旧是三床被子。我不知道保管还给这里安不安排人。随他的便。是众人的拱北，不是谁一个人的拱北。我在房子里不敢出去，等爷爷那里随时传唤我去做记录，但整整等了一上午，也没有等来消息。院子里隔上片刻就会忙乱上一阵，这是一坊一坊的教民来看爷爷。我隔窗看了几次，每次都看见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堡院，正等着安排他们去看爷爷。被这么多的人轮番来看，对病重的爷爷来说，也是很受罪的吧。我看着阳光下满站在堡院里的人群，忽然会觉得茫然和无助。那么多的人，一拨又一拨的，突然看去，究竟都是些谁呢？太多的脸都看不清楚。听到负责秩序的人不停地喊着，请大家多加体谅，看过就走，不要留下来，这一拨留而不走，另一拨就不得进来。看也就是是那一看看么。这个老堡子有好几进，爷爷是住在最里面的堡院里，听说爷爷是坐在房前面的台阶上，和各坊来的教民们见面。看这摩肩接踵熙攘往来的人群，爷爷一天的时间，几乎都是用来和人们见面了，哪里还会有闲工夫给我讲什么呢？我于是有些心急。但是不让教民们见见爷爷，显然是不行的。连爷爷自己似乎也不能做这个主。吃过午饭，又等了一会儿，我终于心火上来，离开小房子去找保管，我说我先出去到外面走走，爷爷要是有事找我，可打我的手机，他是知道我的手机号的。保管擦着脸上的汗说，好。我走了几步，他又擦着汗赶上来，他后面跟紧着好几个人，好像各自都有着很要紧的事情。保管一边回头看着他们，好像在计算着他们的

多少，一边就给我说，田记者，这两天就是这情况，你担待着些，房子紧张，可能还要给你的房里安排人。原本是这事情。我说你放心安排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我的话让保管高兴起来，说，就是就是，人多了热闹，我也想着你一个人孤得很。孤就是寂寞的意思。我说那我走了。保管还没有答我的话，已被那几个人给围住了。他就擦着汗给他们说什么。照这样子擦个不停，真不知道他一天要擦掉多少汗。我挤出人群，来到堡外，见堡子外面停满了各种车辆，后来的人们就在堡外面等着。有些人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我已经先他们得到了一种什么。我把手机调至震动键，就离开堡门，向远处去了。只要是我能看见的路上，还有不少人向这里涌来。

我摸到拱北上的羊圈牛圈里去了。也许是出生在农村的缘故，闻着那被阳光晒得油腻腻的牛粪羊粪，我有着难言的满足和惬意，几乎要因此溢出喜悦的泪水来。这里真清静。羊们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，牛们用长舌舔着鼻孔，仰头叫出一声的样子，都给人一种莫名的宁和与塌实感。毕竟是拱北上的牛羊，健壮不说，都还很是干净，好像它们天天都洗着澡的。圈里收拾得很干净，看来牛粪羊粪一定是及时地清理着的。圈门外有着一块很干净的场地，一团一团地晒着牛粪羊粪，在这里待一会儿，就会觉得醉醺醺的，像喝了好酒那样。也许是在拱北上心境两样的缘故，我看那些牛羊的表情和眼神，会被很强烈的触动，觉得它们总归是无辜的生命，觉得它们和命运的关系是那么的矛盾又和谐，它们几乎是用一致的眼神看着你，显得歉和冲淡，充实安谧，就好像它们从来没见过这世上有过什么不好或残酷的事情，其实它们最终都不免结束在利刃上的，即使是刚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小牛犊，也有一把命定的刀子等着它们。牛犊不多，然而羊羔不少的，它们欢快的在圈里跑来跃去，好像有无尽的生机与喜乐使它们不得不如此似的。它们的毛比大羊的毛还要白，一个个像用新棉花变出来的。有一只小羊羔看来出世未久，踉踉跄跄的走不稳当，然而它又是很有兴味走的，它的妈妈就一路跟紧着它，像对它做着叮咛和教导。我就想，那堡院里往来的人群，和这边的羊群牛群，区别究竟在哪里呢？一个衣着朴素又干净的老人背了背斗来给羊添草。他身板很直，脸就像穿久了的粗布衣服却洗得很干净那样。朴素却干净，我最喜欢人穿成这样子了。这也是我最心仪的人的气质。我没有看清他是从哪边过来的，看到我，他笑了一笑，说，转转啊？好像我并不是个陌生人似的。我觉得亲切，禁不住跟了他去给羊添草，一边随口问着一些闲话。他说他在拱北上当羊把式快二十年了，奇怪，竟没有对他的印象。我记得以前拱北上除了牛羊，还有骆驼的，一次我到拱北上来，被一个不可一世的骆驼还追了很远，嘴里喷着白沫子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，把我的魂都要吓丢了。我说起这件事，他竟是知道的，

看我一眼说，你就是那个人啊，不太像了，是的，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爷爷的身体还很好的，走路一阵风似的，小伙子也撵不上，那时候爷爷真是干劲十足，带着自愿赶来的乡亲们在这山上植树，这山有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疙瘩山。几十年下来，在我们这个旱情严重的地方，在疙瘩山上，竟植出四十多万棵松树柏树来，树林里慢慢地竟有了不少飞禽走兽，爷爷高兴坏了，带着人上山放香时，会指画着满山的树木，说个不停，要是有个什么稀见的飞禽掠过头顶，爷爷会不顾身份，孩子一样欢呼起来，而且目光追随着那大鸟飞向远处。满山的松柏传送着滔滔的风声时，爷爷却病重得不能动弹了。见老人家了么？老人刨匀着槽里的草料，问我说。我说见了。他点点头。把一团结在一起的草掰开来。一只小羊羔跳到槽里来捣乱，装作吃草的样子，他就把它的小尾巴摇了摇说，现在老人家不好见了，想见他的人太多了，他又那么重的病，他不见吧又不行。我说你最近见没见过老人家？他带些沉思的样子摇摇头，说我就给他老人家不添压力了吧。难道是我听差了么？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好像是哽咽了一下。我想看个清楚，但是他却偏过头去弄草了。但是真没有想到他忽然哭了起来。好像陡来的悲痛使他无法再控制似的。我有些愕然。但他只哭了几声很快就住了。小羊羔踩在了他刨草的手上，他作势要打它，但他的手举在半空里不下来，小羊羔就趁机跳下槽去了。我看着他劳碌的背影禁不住想，这个人在拱北上当了半辈子羊把式，他的报酬会是多少呢？后来听父亲说，几乎是没什么报酬的，最大的报酬就是圈里那些粪。牛粪归牛把式，羊粪归羊把式，除自己烧饭添炕外，余剩的再变卖几个油盐钱，如此而已。后来去一边的厕所里方便时，看到一个在厕所边忙碌的人，给我也留下了相当的印象。那个收拾厕所的人，他甚至是有些气宇轩昂。他收拾得自己很干净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在粪池里忙乎着，见我打量他时，他也打量起我来。老实说，因为他在外面收拾着，我竟不好意思在里面方便了。一直想着这是一个什么人。果然我的疑问是有些道理的，后来还是父亲告诉我说，那不是个一般人，以前当过什么局长的，退休后就来拱北上帮忙。常住拱北上，疙瘩山上有他的一个很小的房子，自己的家倒是不怎么回去了。他刚来时不但对拱北上无益，倒是带来了一些不便，不知道安排他去干什么才是。他就自己去干，啥都干，厕所也收拾的。拱北上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人事，是别处所没有的。我想要是和那人谈一谈，也许会谈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吧。然而也只是这样想想而已。而且这样的人，他未必就愿意和你谈。我又到田野里转了转，胡乱猜想着爷爷当时偷埋上人金骨的地方。一股旋风远远地掠过，像和自身搏斗得不可开交那样。我一直留意着，手机虽也来过一些信息，但都和爷爷那里无关。我回到堡子里的时候，屋子里已亮